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英宗睿皇帝帝紀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

章皇帝之元子也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　太子方幼小大學士士奇榮與英國公輔入臨見　皇太子叩頭呼萬歲羣臣畢從呼奉卽位時　太子生九年矣時　宣德十年正月十日也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皇后爲皇太后請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詔凡

朝廷大政白太皇太后乃後行封　皇弟祁鈺爲
郕王命禮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釋前鬱林
州知州林長懋前監察御史陳祚因復官而大學
士士奇榮溥等上疏言　皇上肇登寶位纘　列
聖統萬邦必明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
三代之治　先帝在時諭臣等以嗣歲春可勸學
東宮遺言在耳靈鑒如臨乞俟山陵畢即開經
筵以進聖學豫擇講官必得學識正大言行端謹
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克其學術不正立心
頗異者屏遠及愼揀左右侍從之人以涵養本原

輔成德性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祐疏奏　太皇太
后嘉納焉已士奇言　上初嗣位當肅愼邊防以
奠安中外今南京爲根本重地雖屬襄城伯隆守
備而老成忠直如尚書福宜令參贊無闕而後行
南京尚書參贊機務自此始三月勅死刑三覆奏
夏四月敕考察百官秋八月遣寧陽侯陳懋鎮甘
肅右副都御史陳鎰鎮陝西兼督延寧邊兵部右
侍郎徐晞巡撫甘肅僉都御史羅亨信練兵平涼
是歲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王振入司禮監掌監
事

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　上御經筵敕戒諭中外臣工三月遣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兵部尚書王驥出巡邊減蘇州民田租額夏四月河北旱蝗敕分道捕逐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尚書召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都御史始設提學憲臣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五月敕風憲官糾劾所屬官秋詔優免先聖先賢嫡派子孫繇役冬十月敕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堪監察御史四品及科道官各舉堪縣令者吏部精選以克　上閱武于將臺敕僧錄司照舊制造周知冊

正統二年丁巳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孔子廟庭遣行人齎勑旌江西義民魯希恭等復
其家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以出粟
助賑故也夏五月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
侍郎令三品以上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正統三年戊午春　宣宗皇帝實録成進大學士士
奇榮少師學士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餘纂脩官
各進官有差夏四月兵部尚書王驥出廵甘肅邊
捕斬虜班師五月江北大水秋雲南麓川夷叛冬
十月進尚書驥兼大理寺卿二俸僉支都御史車

陞兵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
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昌伯是時虜酋阿台朶兒只伯頗驁恣詔重提督糾劾
之權邊將玩愒逗遛冒功者咸得罪人始知法材
武兢奮故殘虜遠迹諸邊肅清語具邊防中
正統四年己未春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許乞展
墓許之遣中使護行促還朝　勅曰朕惟祖宗付
托之重天下蒼生屬望之殷尚賴舊人以圖弘濟
卿歷事列聖純誠碩德偉著於時嘉謨讜論卓有
成績宜致匪躬用祗匡輔今以老疾遂期致仕夫

止足之分固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老成人可居茲特命卿還鄉展墓以來卿其體朕心以國家爲心毋久留朕延竚以望焉三月下寬恤令五月黔國公晟率師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卒于軍六月京師大水　敕百官曰朕恭承大統惟天地祖宗付托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信[illegible]一切徵歛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自五月來天雨連綿潦水淹溢民居高者墹塌下者漂沒老幼積死民困迫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事靜思厥咎深切于懷遣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

存問被災軍民賑恤之工侍郎邵旻僉都御史曹
翼及給事中行京城高爽地及舊廠房分給居住
詔中外求直言罷冗官錮逋負修庶政召山東右
布政使王質爲刑尚書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府
知府陳本深祿三品仍知府府事秋八月丙子朔日
食冬十月頒憲綱於諸司遼王貽以罪廢　敕大
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許軍民力墾免起
科　敕部院官行天下建預備倉
正統五年庚申春二月　召侍讀學士馬愉侍讀曹
鼐僉直文淵閣大學士楊榮謁告展墓遣中使護

行促還朝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五月下愼薦
明刑敕倭冦浙東秋七月少師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楊榮卒贈太師謚文敏
正統六年辛酉春正月巳亥朔日食 敕免朝賀大
發兵討麓川夷大學士楊溥謁告展墓遣中使護
行促還朝夏五月 敕曰朕臨御來體 天恤民
不敢怠遑徵歛無及於下蠲逋貧濟窮乏庶幾盡
心於民爲事天之實也乃比年來水旱蝗蝻之災
靡歲不有朕甚自懼深惟所由非刑之有失當歟
今簡爾等分行清理重獄爾宜體朕心專志一慮

無或怠忽以副朕欽天恤民命之意時科道言天
災皆大臣怠忽所致多所捃摭下其章敕百僚修
省秋七月丙申朔日食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
殿成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　赦天下條
賑災弛罪勸農桑蠲逋負停徵派禮高年恤孤獨
禁邪妖求直言諸事申行之詔北各衙門除行在
之稱右都御史吳訥致仕以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正統七年壬戌春大封破麓川功夏六月庚寅朔日
食秋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
郎初永和以教官擢會方營京諸司選平恕勤厚

知大體能幹治者以任廷臣多舉之遂有是命吏部尚書郭璡罷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初置大倉庫冬十月　大皇大后張氏崩后明睿有賢德方　上幼冲后總大政於內委任舊德經文緯武屬意生民重守令之選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異者賜宴贈金任專久不替已乃超擢賑饑廣儲餉逋吉穴試務於休㫬愼飭邊防嚴覈百司推薦賢傑公卿藩臬號稱得人當是時　上深居養德未有遊幸南北供億什减三四黎民富庶爲本朝極盛於是天下咸戴　誠孝皇后之德而誦言三楊

學士之功至是崩大學士榮已謝世無何士奇以
子稷得罪故自慚恨臥病不出溥一人當事而勢
孤繼登庸者委靡不自振於是內閣政柄悉爲王
振所攘而國命遂亂矣王振者閹人也初侍 上
東宮有口上以爲信直信之及卽位益寵俾入柄
司禮言無不從時輔臣方議開經筵勸學而振乃
導 上日騁於騎射角逐 太后嘗召欲殺之賴
上及輔臣救而免語具 誠孝皇后紀中及 太后
崩遂擅權作威福八年夏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
講劉球上疏言政權不可移於下意指振 振大

諱惡銜之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卿下獄而
球疏中嘗言大常宜以儒臣克振因謂球先所言
欲以爲璘地宜有奸於是錦衣衛指揮馬順承振
意就陛前捽球去於獄中支解之球見刑不知所
謂第曰死必訴　太祖　太宗自是廷臣股栗緘
默不敢言當是時國家極治士習惇朴甚振初得
權惡人不佞附巳以微文逮祭酒時勉荷校國子
監逮冢宰王直侍郎趙新曹義下詔獄廷臣往往
以纖過見嗔譴懼不知所爲兵尚書徐禧工侍郎
王佑首趨媚見重自是府部院大臣洎方面百官

各以賂自容稱振爲翁父而政俗大敗壞於是閩廣盜大起而振又好兵欲示威遠夷征麓川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數年陞爵秩萬計而夷酋竟逋誅已又征兀良哈征閩征浙征貴州苗而中國大耗弊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天大雷電風譴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詔赦天下秋七月熒惑入南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邊城堡多陷沒勢急甚振顧喜怙中國威重以爲虜殊可以甲兵聲勢壓也力勸 上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百官伏闕上章留不聽 上發京師秋八月辛酉

上北狩丙戌命大監金英輔郕王居守而車駕發
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宣府連日天大雨風不止
駙馬都尉井源等皆敗沒報踵至扈駕兵尚書鄺
埜等率百官連上章請止壁無行且班師振怒令
掠陳至大同軍輿乏勤戶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
救進兵成國公勇滕行前聽命欽天監正彭德清
而斥振曰天變示警如此奈何復前脫踈虞致乘
輿有失當誰執其咎閣學士曹鼐曰監正言是臣
子不足惜如主上何振怒詈不聽會暮有黑雲如
繖壓行營已雷雨大作人畜自驚而前軍敗覆振

乃懼聽中官郭敬語乃班師大同總兵郭登請駕
從紫荊關入徑可無虞振不聽過鷄鳴山虜追至
成國軍轉戰郤鄺尚書埜請疾驅入關而嚴殿振
怒曰若豎儒安知軍再妄言者死矣尚書曰我爲
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懾我振怒命扶出埜與
王尚書佐相對泣營中八月辛酉至土木距懷來
二十里振以私載重故留行而虜圍遂合大軍乏
水困虜見留壁尚憚未敢擊乃宣言解圍退而持
書來議通和振喜急傳令移營虜見營動復四合
搏之師大潰而車駕遂北狩於是兵尚書埜戶尚

書佐閣學士爲副都御史際及公卿從官而下死

者數百人振亦糜爛然萬死莫贖矣時變起倉卒

中外大駭動洶洶丁卯　皇大后下令命郕王權

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已巳　皇太后詔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而郕王輔政於是百官泣

伏闕下暴閹振罪請行誅時郕王方攝朝未有以

命也而百官伏闕下哭不起王起入百官衆從入

大監金瑛諭衆退衆奮欲捽瑛乃傳旨籍振家衆

猶伏不退錦衣衛馬順呵各官給事中王竑大憤

起捽順首曰順往助振爲惡殺劉侍讀他諸罪甚

夥今禍延宗社至此尚爾橫可誅也共立斃之又索振夙所親毛王二長隨及振姪錦衣衛指揮山至衆共頌訴搏蹴之時廷中搶攘甚文武大臣皆驚避郤立王疑懼亦起欲還內侍郎謙直前扶持曰百官獨忿振激而為此乃其意靡他幸速下令慰安於是降旨令羣臣班命力士瓜擊二長隨立死以謝衆宣諭言王振罪當誅族即啓 太后行誅馬順死固當勿論百官各歸涖事衆乃退謙步出左掖門吏尚書王直執其手太息曰今日事微公奉土塞潰河勢洶洶甚雖百王直何能為乎於

是上下交倚重謙是日進兵部尚書時識者已籍
籍言國無君衆汹汹至此思立君矣明日王入奉
天門左受朝而郕真之議益急又明日　皇太后
傳旨言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郕王
先帝子年長宜嗣大統安國家於是百官交上章
勸進九月癸未王即　皇帝位遥尊　帝爲太上
皇帝大赦改明年爲
景泰元年於是天下知有君朝綱肅而法令始行進
陳循高穀爲尚書召侍講商輅脩撰彭時並直文
淵閣命列將分守居庸紫荆等關遣廷臣分鎮河

南山東等要地撫軍民令府州縣募民壯團操出武清伯石亨于獄總京營兵時國遭大變衆離索無固志而侍讀徐珵依占象倡言當南遷事聞六宮時大臣業有遣家室先南者矣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令一動卽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京師完可守獨乘輿偶跌行必復柰何遽議遷乎太監金英是謙言左右之宜言曰今日事君臣當固守死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衆稍稍定而固

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擁　上皇破紫荊遂進薄

都郊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以覘中國俯

仰於是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

如虜師朝　上皇於土城　上皇密諭復榮曰彼

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

宣武游騎南至于盧溝于是尚書謙反闔德勝門

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

義門戰疾力又敗之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大敗

之虜勢稍沮而諸勤王兵亦咸集於是謙榜各門

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

先心內懼遂逡巡去而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遣諸邊將各還鎮命都指揮董寬緝捕畿內盜時舊降虜在畿內者起爲盜故也以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進尚書謙少保封楊洪平昌侯石亨武清侯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書石璞鎮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爲工部尚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輸平方土木師潰時　上皇下馬盤膝南

卤坐虜索衣甲不與以見也先弟賽刋王　上問
之曰子也先乎伯顏帖木兒乎賽刋王乎抑大同
王乎賽刋聞語巳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得一人
舉止乃大異豈大明　天子乎也先乃召先嘗使
中國者二人前視之大驚馳曰是也虜衆喜有以
復讐爲言者也先季弟伯顏帖木兒大呼曰那顏
奴何知乃安用奴啓口言那顏者華言大人也摧
其卤曰去大明天子乃雲端天子當萬衆傷死地
而不被寸鏃此天意何得言害之且我等嘗受其
賜令蟒袍猶在何得忘獨當遣使報中國令奉迎

耳時虜以中國本全盛意止擄掠不謂得 天子
故不敢加害於是也先奉 上皇就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侍居數日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帛
約賂至歸駕都督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言朕
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啓閉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
萬餘兩送虜不應擁駕去居數日 上皇至野松
林夲也先營時也先數遣使偵上所爲見 上常
端然危坐 上所居營上有火光龍文雪夜覩之
則大蟒蛇臥外遶護敬憚之時出妻妾進酒爲上

歡而　上皇在虜營未嘗一少除辭色也先載其妹欲爲薦御譯使吳官童言於　上皇曰焉有萬乘主而爲胡婿請却無受第紿言爾妹固當納然不當野合俟還都禮聘之又選胡女進復却之曰俟他日從爾妹爲媵御也先益敬服閹喜寧者本胡種土木敗降胡具告胡以虛實嗾使南爲鄉導上皇大患之至是與袁彬謀遣寧傳命詣宣府而令軍士高磐者與之俱寄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至宣府參將楊俊出領書磐抱寧大呼曰　上皇有寄旨擒此賊寧伏誅而虜失

鄉導益厭兵當是時中國戰守備大具虜南輒挫衂時也先專鞬靼國政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敗則均受其獘於是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且議和　天子欲毋受尚書濙直言晉化也先君臣素隙宜受其獻以爲間

上乃許召使者見厚犒之　景皇帝景泰元年虜也先使至請迎駕羣臣助爲言　景皇帝大不懌曰虜何可深信何遽謂遣使乎尚書直進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不可以不迎虜萬一不信我有辭

矣　帝大怍曰當卽位時皆卿等謂朕宜故聽事豈出朕心今云云何也謙進曰卽　上皇歸天位已定孰敢有爲異者獨當遣使紓邊患耳　上乃起入曰從汝從汝羣臣出頃之太監興安傳旨出語甚厲曰若等固請答使且言今孰可使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意欲以懾衆尚書直面發赤大言曰今安得爲此言今廷臣皆朝廷臣子惟朝廷命其孰敢不行言之者再興安語塞於是命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往使虜報聘與虜使偕遣也先書言自爾祖爾父至爾我國家遇待甚厚

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遣人齎金幣奉迎至再至三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非朝廷之過夫人民皆天赤子欲其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固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剌使言尋好是能畏天愛民眞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入殺掠不止何情與詞異也朕不惜大戰恐害赤子違天故命使臣諭意會脫脫不花又遣使貢馬且議和至懷來列傳云責命都御史楊善等偕往報使李實至虜中也先業喜和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謂實等曰前朕非遊畋逸豫而出獨爲生靈計故至此

皆王振輩所致虜今和非僞勿疑阻女歸語　皇
帝朕南還得共養　祖宗陵廟爲庶人亦耳之明
日也先肅實等宴謂之曰　皇帝敕獨言和不言
迎駕然　上皇留此無爲也今送歸欲爲千載名
其遣太監及大臣迎即還矣於是實復與其右丞
把禿來請遣使奉迎　上以爲詐不許寧陽侯陳
懋吏部尚書直等連章請又不許直等言往曾化
阿刺遣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
行成不一報將啓戎心生後患而李實疏言始臣
入虜境虜人皆夾道謳歌具乳酪飲臣願和比臣

歸也先爲奉迎期日要臣臣以爲需歸請　旨不
敢專而也先敦促甚此求成固急臣行時也先業
已令諸酋收所護遣犯塞兵臣過懐來諸邊軍業
出郊芻牧收獲如平時矣虜言必可信毋他詐望
俯從羣議别遣有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詐亦塞
彼無辭不然我曲彼直　上皇不可復干戈不可
息邊鄙終不可得寧也疏上下大臣議而是日遣
把禿等還敕也先令楊善等即奉　上皇駕還京
時御史畢鸞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　駕不聽
而楊善等至虜營也先即大喜以爲天使至迎

上皇歸也其平章前問善今所為迎　上皇金帛者幾善曰太師仁義順天道敬我君父故奉還何以賂為若以賂是薄太師也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且問　上皇還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復也曰往堯舜何如善曰堯讓位於舜今兄讓位於弟其義一也也先喜引見　上皇是日餞擊牛酒為宴具出妻妾奏胡樂為歡辛未伯顏宴餞八月癸酉也先率頭目羅拜送而伯顏以兵徒護行至野狐嶺乃還時　上皇既南軫而都御史文閣學士循猶嘐嘐以虜多變詐不得至為辭千戶龔遂榮者

具書言　上皇之出非遊畋逸豫獨爲宗社計令
都人聞　駕旋無不鼓舞踴躍企踵望則人心未
厭　上皇之故也今奉迎禮宜從厚　上皇歸必
致讓　主上當懇辭而後受命則父子君臣之倫
無遺恨義光千古不然亦千載玷也書匿名翰林
學士高穀得之袖其書入朝謂廷臣曰此誰爲爲
之者乃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吏尚書直曰此所謂
禮失而求諸野也禮尚書濙欲封進見朝野同情
冀感動　上都御史文以匿名書阻之給事中林
聰具以聞且言迎　駕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

大臣當倡大義爲公言不當囁嚅私言閣學士循
乃大怒請詰匿名書所從來高曰得之小隸小隸
曰得之途詔索之急遂榮恐以書故累學士乃挺
身出自縛言迎　上皇禮厚固當臣實投此帖冀
感動無他腸下詔獄癸未　上皇至懷來報至始
詔禮部具迎復儀廷議至以爲虜誠未可知卽迎
駕第一車兩馬而足示不墮虜計中聰固爭此綱常
大體宜具儀毋爲他日悔乙酉　上皇至唐家嶺
詔避位免羣臣迎丙戌　上皇自東安門入百官
班迎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持而哭各遜遜

讓意乃奉　上皇如南宮羣臣就見而退而天下
大安　景皇帝在位仁明識治體景泰中徐淮大
饑　帝于欆轎上得報大驚曰百姓饑死矣其柰
何已都御史王竑發廩奏報上　上乃大喜大言
曰好都御史不然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諸
隱民恤刑薦賢修法之事畢具舉時年富以都御
史督大同守法不撓爲襄王邇澤所詆誣富請老
上至爲敕王守法度毋汙風憲大臣富尋劾山西叅
政林厚厚訐奏富臺官請置對　上曰富執法公
廉厚誣富冀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

摧辱富徑罷厚官建福寺成　駕擇日臨奉大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卽位首奉大學海內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而重佛佛者夷狄之法耳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而臨非聖人之地史官書之傳示萬世實累聖德時既已除道爲卽日罷行有詔見任官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有文學才德隱民間及罷職無贓私而行能可用者聽在京四品以上外撫按方面及府州縣正官舉薦考用於是百官循法守職而天下稱治然　帝既在位欲嗣世有天下念立子而未有端會恩明主

知府黃瓛老子鈞龔庶弟黃竑遣其子龔思明弑瓛及鈞圖奪嫡事覺乃上疏爲危言感 上曰昔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萬世也 上皇輕身禦虜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 皇儲未建人心易搖爭奪一萌何變不有 皇上卽欲循遜讓之美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也臣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有孛于畢諸變異可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轉事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悔之晚矣乞與親信大臣定大計絕中外非望疏入 帝大喜

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乎立釋竑罪陞都督手其
疏下廷臣會議遣司禮太監興安出喻意衆相視
莫敢發興安曰今日之事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
毋首鼠兩端文武羣臣皆唯唯署吏部尚書王直
有難色閣學士陳循持筆作半跪狀促之直不得
已亦署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御史朱英陳不
可不聽於是羣臣上議言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
邦家統緒之傳宜歸 聖子竑奏是 制曰可乃
詔天下言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
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於是廢 皇太子爲

沂王立子見濟爲　皇太子皇后汪氏以諫不聽見廢而閣部大臣及廷臣以建白功無慮皆進秩受賞賚矣已而災異薦起明年子見濟薨於是監察御史鍾同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　皇太子承天意　上怒下詔獄黃沙四塞給事中徐正密請對請出沂王之國增南城墻高數尺伐城邊樹錮南宮門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然竟伐南城樹於是郎中章綸以天變上疏言　上皇君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　上皇命冊封是上皇之臣也請率羣臣朝見南宮敦同氣之情隆

尊崇之禮復汪后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定天下之大本如此而後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從弭也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亦疏言伏覩 上皇卽位初卽遣太師英國公輔尚書璡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歲時慶賀令羣臣朝謁於東廡友于之愛百官感動天下慕化及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鑾輿未復爲意見 皇上之心堯舜敦敘愼徽之心也今鑾輿旣歸萬幾之暇請以時朝見南宮講明家法商確治道仍令羣臣得朝見以上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

於家邦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且夫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爲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嗣服撫盈必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思以繫天下之人心太子者天下之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讀經書以待聖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慮此繫人心之本也於是　帝大怒逮三臣杖闕下同斃焉莊謫定羌驛丞綸錮詔獄中先是景泰初莱侍郎盛欲約同官請　上朝南宮已自念此

兄弟骨肉間最難言當安靜需之益以言事涉衆
而啓疑將以無爲有非便巳而有盧忠者上變言
南宮中官阮浪有陰謀　帝大怒殺浪欲窮治其
事事連南宮會盧忠聞言卜者中自悔佯患風於是
閣學士商輅言盧忠故病風奈何以一風子語傷
天爻驗之果風也事乃解
景泰八年丁丑春正月帝不豫輟視朝而儲貳未有
定中外以爲憂廷臣入問疾興安出曰公等皆朝
廷大臣作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問安何爲
蓋諷之也衆悟請復儲而王文對衆言今獨宜請

立東宮令爲知．上意所在於是疏請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禎執筆言我更一字乃更建爲擇奏上　帝不允且云十七日視朝時百官勃勃謂伺　上朝衆請當得允矣武清侯石亨覘帝疾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爲內應入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辛巳軏等集有貞宅共計會邊有警報有貞曰可矣第以徵兵備非常爲名兵可得集也復升屋覽乾象亟下屋附軏耳語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

遂趣軏集兵遂令亨等收諸皇城門鑰吉祥晃夜

開門納兵止閽者毋輒出宿衛軍愕不知所爲兵

既入即鑰門曰毋令外變鑰訖取牡投水中時漏

下巳四鼓矣天晦冥軏榮内自懼顧有貞曰事當

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亟前勿退遂進薄南宮

宮城門鐵錮扣不應乃毀垣壞門而入 上皇聞

大驚姝不測而南城中無燈火乃自秉燭出呼爾

等何爲俯伏合聲言請 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輦

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霽星月交輝 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前對姓名遂升奉天殿復位是日商

學士輅草奏請復儲百官約候　景帝出視朝陳之忽聞南宮呼譟聲動地各惶駭失色頃之鐘鼓鳴　上皇御宸極殿召群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是日命有貞以本官入內閣預機務明日陞尚書逮少保兵尚書謙吏尚書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等于錦衣獄享等言文謙遣人以金牌符敕迎襄世子故也有司勘金牌符敕皆具存禁中無顯迹法司乃以欲迎外藩傳謀反律論斬上猶豫久之曰于謙故有功衆未及對有貞曰不置謙死則事為無名獄遂決而大學士陳循江淵

俞士悅下獄謫戍邊大學士蕭鎡商輅除名尚書王直胡濙高穀落保傅致仕以許彬薛瑄爲禮部左右侍郞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錄奪門功亨封忠國公軏太平侯輗文安侯楊善興濟伯有貞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太學士掌文淵閣事錄北狩扈從功以袁彬爲錦衣指揮僉事二月廢　景帝爲郕王　皇后吳氏復爲賢妃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癸丑　景泰帝崩贈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少監阮浪爲太監以章綸爲禮部侍郞廖莊大理寺左少卿黃竑盧忠高平徐正以離間皆伏誅有貞

本名瑆景泰初主南遷議爲太監金英所唾者也
傳聞六宮爲姍笑絀不用久之用學士陳循言易
令名毋令內家得習知因舉治河有功得進用孚
是爲尤功頗自詡署銜文淵閣閣在御府大內非
人臣得領又非軍功進爵識者已知其不終矣有
貞既爲首相封伯又以文學自負患石亨專欲立
功名以自異稍與亨相左亨恚之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
功與政欲事歸司禮又與亨勢相軋力贊　上事
須經內閣意籠罩有貞令附已而有貞事輒沮抑
故怨僉搆會御史楊宣自河間印馬還劾奏亨吉

祥家人占奪民田乞禁約　上內頗銜之語有貞
及閣臣學士賢下戶部卽訊於是十三道御史鵬
等合章糾亨等諸不法狀給事中王鉉咨告亨亨
疑有貞賢主使遂與吉祥比而訴於　上　上
衣哭言奪門時臣等出萬死擁　陛下卽大位艮
苦今爲內閣臣所擠排伏地哭不起且言鵬乃故
所誅奸臣內官永從子也故結黨誣臣　上怒詔
御史下獄究主使者巳而并有貞賢及九疇俱下
獄是日晚天大雷電雨風吉祥門大木盡發亨宅
水暴溢俱不自安明日赦出賢有貞謫省司參政

而宣鵬論成邊言路自此室不通矣越二日 上
召尚書翱語曰賢不當與有貞並論翱意欲保賢
閣乃大喜即頓首改南吏部 上顧不喜曰南京
遠仍留吏侍郎踰月復召入內閣進尚書時有貞
既論叅政亨等忌其起復用欲必置之死會投匿
名書詆朝政者 上怒索之急亨等言有貞實怨
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乃復下有貞士
權獄窮訊權瀕死無一語乃摘武功伯誥中纘禹
神功語出有貞自撰劾大不敬無人臣理論死會
承天門災肆大靑得遷金齒爲民先是吏尚書翱

薦脩撰岳正以爲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正儀觀卽喜曰善登殿又曰善善問年幾何矣曰四十矣曰中年姝精力又善問家安在對曰臣漷縣人曰又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愈益喜曰又朕故所取士因命之曰内閣許彬老矣不任用今用汝汝努力爲朕用正頓首辭至再乃受命出赴閣至右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問知之愕相顧曰何遽至是時業已内忌之矣比入見　上皇今内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佯不知伏請問　上曰岳

正也亨輒陽頓首賀曰甚佳　上曰顧官小與吏部左侍郎二人者對曰　陛下誠得人侯稱職即進官未晚實沮之也非以石亨爲匿名書訕朝政欲因逐有貞賢且請募能告捕所爲匿名書者賞三品官正及吕原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安有　天子出榜購謗訕之理且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其過以亡願　陛下幸察且事急則人人自危愈藏匿不可迹緩或敗露事乃得已而曹石忌正正毎見輒爲上言曹石之横當早制　上曰汝可往告之朕意令

自戢正徑造亨所諷之曹石益大恨二竞懼走太監吉祥所告之吉祥走　上前泣免冠請死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曰固也臣觀石亨必叛然令罪無可誅欲令引退自全耳　上不悅會承天門災詔罪已正當制歷數奸邪害政語深至於是二人者爲　上言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諷　上令改過也於是　上大怒以爲是賣直訕君遂降欽州同知復爲兵尚書陳汝言所搆編戍肅州正入閣僅閱月而罷當是時亨既數起獄斥逐內閣諸輔臣毋朝退頻入

見見輒有干請出則張其言以賈勢　上患之欲倚重內閣於是天下章奏皆親决召學士賢謂曰先生職機務日入內閣當總兵官乃時時頻來甚非宜時賢再入閣深自閉　上詔閣門非宣召毋輒入總兵官巳又患曹石干請於便殿屏人以語賢賢對曰惟獨斷可以已之　上曰非不欲自斷第自斷彼輒咈然則柰何賢曰臣聞君權最不可下移理誠不可行奉從容喻曉之彼安敢不服如此久之彼私謁不行大權漸收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曰善先是　上頗以奪門迎駕爲諸人功

一日以謂賢賢頓首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夫景泰不諱天命人心莫不屬　陛下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又何可奪奪非順也不可示後世且事亦頼天佑人歸故奉而成功脫其時郕王左右有發覺其事者亨輩不足惜不審　陛下當何地自全　上乃太息曰信然誠如是朕何以自解賢曰當是時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謂郕王果不起當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則天下帖然欲陞賞誰功欲招權賄何由老成耆舊咸服在職又何自有殺戮降出之事干天變乎　上由是釋然知奪門之

非功益薄亨時時召賢入謨議隱然如仁宣二祖重閣謨時事矣秋九月　上復親擢侍讀彭時直文淵閣而衆正益登敕吏部選中外臣僚有聲望者爲知府召見臨諭燕勞仍賜鈔爲道里費進直內閣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方　上北狩時嘗悼建文三王皆不終而建文君没又無所加禮召變故滋大數以語表彬太息之既復辟意欲寛建庶人之因建庶人者建文君少子也幽中都廣安宮召閣學士賢語之故曰親親之義朕不忍也賢頓首賛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高皇帝在

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所用心願[illegible]拔奉左右交

阻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人請 太后令

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與聞者二

十人婢妾千餘人給衣[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三人禁諭 上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纔一歲

至是年五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賢言

於 上曰自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理者

故有敢諫之鼓毀謗之木以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設爲不

言之刑以懼之直言者立擢故臣下樂爲言且進

言者不過君德朝廷生民吏治而已是皆有益於

國家身何利焉非直無利而已觸怒則犯害故明
王震之性姦邪惡甚屬已欲塞之以肆令莫敢誰
何不至殺覆身滅宗不已也 上爲大感動自御
史鵬宣之獄言路閉塞至是始復開
天順二年戊寅春正月尊 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
壽皇太后二月朔日食 皇太子出閣讀書夏四
月禁妄度僧尼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授
左諭德辭不拜遣行人送還鄉先是登極詔天下
言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
聞達者所司具實以聞於是江西撫按臣以臨川

處士吳與弼應而石亨欲更薦爲名高見閣學士賢言之賢贊曰此盛德事審行之大善亨即託賢爲草奏以上明日　上召問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賢下士以成其德者　陛下審行之實本朝盛德事也於是降勅言朕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佇來儀以咨啓沃特遣行人曹隆往徵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副朕

翹望既至賢首以賓師禮禮之爲 上言今東宮輔導方擇人與弼學行最宜稱於是授春坊左諭德時與弼以草萊赴召一旦官宮僚地清切舉朝皆驚以爲是不世遇也而與弼以敕書過重頗少望堅不就稱病臥邸中者數月而謗忌頗起於是大學士賢爲請於 上聽其去禮遣之以厲士節於是復降敕言朕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賢求士臻至理聞爾懷道抱德遣使禮聘惠然肯來嘉猷晶朕具見忠愛欲煩輔導東宮爾以衰病固辭玆遣行人特送還里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表予

至懷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無忘纂述以繼前
賢輔教垂世之意時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使
武臣不得逞奏罷之而邊徼騷然　上以語賢告
之悔於是賢以為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此六邊最要乃與吏尚書翺兵尚書昂議以陳信
撫遼東王宇李秉撫宣大徐宣撫延綏陳翌芮創
撫寧夏甘肅而召守制布政葉盛撫兩廣具得人
上以　皇太后故頗優假孫氏后昆弟五人長繼宗
蔭會昌侯弟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而都督
顯宗張肆規商利事聞　上謂學士賢曰皇親豈

可如此法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陛下於孫氏恩厚深今斷以至公則法行矣命毀其肆抵家人法侯繼宗病初起入見爲顯宗乞恩終不許謂賢曰侯不知引咎而乞恩姝陋朕終不允之賢頓首曰　陛下眞王者不私矣秋七月遣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羣盜冬十月　帝獮南苑十一月虜孛來寇延寧甘凉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

天順三年己卯春定遠侯石彪有罪徵下獄禁文武大臣科道官及近侍錦衣衛官往來交通秋九月

石亨罷奉朝請冬孛來寇宣府是歲令三法司霜
降後會官録囚
天順四年庚辰春正月詔天下司府州縣朝覲官治
行顯著者宴禮部二月石亨以罪下獄死彪伏誅
初亨恃功驕恣日干朝政作威福貨賂公行從子
彪守大同亦横暴亨見 上益親倚學士賢旦夕
思傾之而 上亦漸疑亨一日登翔鳳樓見亨新
第僭踰制中嘝之顧問恭順侯瑾撫寧伯永曰此
何人居何壯也時亨横能以睚眦中傷人永謝不
知瑾内難言亨乃佯對曰此必王府 上嘻嘆曰

殆非也瑾乃頓首曰非王府則誰敢借擬如此
上默然會兵部尚書陳汝言死籍其家贓賄很籍
上太息曰往景泰中任于謙專且久沒朝廷賜賚外
無餘物汝言官尚書亦屬耳乃得賂無筭賢不肖
相去何如耶亨俛首流汗而　上益悟亨功非實
而少保謙實冤會星變日暈或上變言亨遣彪鎮
大同欲謀變　上意頗疑之會亨子男生未彌月
上見亨令召兒來摩兒頂曰虎兒也嘗撫之朕行與
卿婚蓋探之也亨不喻　上意輒對不敢不敢臣
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命

曰鎖定侯亨頓首謝罪兒出而　上益疑亨已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遠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　上召彪大同人上章乞留彪　上益信以爲彪固欲據大同爲逆也進彪侯召還彪至闕會北虜入貢見彪咸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言者交章論劾逮下獄窮治彪棄市而亨獄死籍家赦冒報迎駕爲功得陞官者各首實改正餘不問擢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召年富爲戶部尚書耿九疇爲刑部尚書軒輗爲左都御史兼理南糧儲時戶尚書缺　上問其人

賢對曰山東巡撫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其人也左右不悅私見賢謂曰　上不悅此人必毋再舉一日　上召賢問曰戶部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矣賢對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執法者必忤衆正宜居此位此國計所關寧當顧私情不悅有左右耶　上念九疇輗廉正爲石亨毀絀遂并召於是　上諭學士賢曰天下大事屬六部今六部尚書庶得人然冢宰翺老可慮耳時翺年七十有八賢對曰臣聞祿命家言翺壽當最高　上喜曰吾無慮矣且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

賢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年富不可 上以爲然蓋
是時 上留意三事大臣者如此秋七月乙亥朔
日食八月孛來寇鴈門代朔忻州遣都督顔彪馮
宗帥師駐紫荊倒馬關禦之冬十月大閱命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天順五年辛巳春正月夏江南北大水秋七月太監
吉祥及兄子昭武伯欽謀反伏誅始吉祥以殺石
亨而懼中握兵遂懷異志不得間至是虜孛來寇
西涼 上命懷寧伯鏜尚書昂將兵禦之欽遂部
其兄都督鐸鏞都指揮鉉及達將等謀殺鏜奪其

兵突入宮爲逆而吉祥爲內應是夕都指揮亮者亮走詣鏜告變鏜披衣起急草二奏持詣左長安門隙投之呼閽人曰若持奏疾造　上前急告變稍遲者斬矣又走右門投奏亦如之比　上聞漏下已二鼓內廷始集兵執吉祥以俟鏜急走太平侯張瑾呼共討賊賊已合蕃漢兵五百騎殺錦衣衛指揮逯杲入朝房擊傷大學士賢殺左都御史深執吏尚書翺矣攻右長安門門壘石不啓乃走攻左門壘石亦如之乃趨東安門縱火朝臣悖咎散比曉懷寧伯鏜督諸軍首鋒恭順侯吳瑾分道

逐擊馬尚書昂以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瑾戰死鏜斬鉉及鐸欽知事不濟走家匿井中盡擒獲與吉祥俱誅以擒逆賊赦天下布寬恤令開言路論平逆功進鏜懷寧侯加吏部尚書兼學士賢太子太保贈恭順侯瑾梁國忠壯 公餘陞賞有差於是諸奪門攘功者畢斃而朝廷肅清河決開封九月朔日食冬虜始度河出入河套中寇邊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咸薦南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以其與吉祥通擯不用用賓

天順六年壬午春二月復設提學憲臣罷陝西兵屯

秋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葬 孝恭章皇后以項

忠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天順七年癸未春以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禮部貢院火空中有聲如雷下寬恤

令曰朕荷 天眷命子育萬民民之休戚恒在朕

躬今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四方之遠殆亦其

然天時旣已違和地利必未盡吾民衣食念何所

自出朕甚惻之下寬恤令條行夏五月己丑朔日

食秋七月尊 宣宗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illegible]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誤也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 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廢其死也殯塟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左右沮之上以問閣學士賢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願陵寢享殿神主一 如奉先殿之儀庶稱明孝不然徒虛文 上卽命舉行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有疾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遺令三一東宮卽位後百日婚二定后妃名分三止殯御殉塟四殯殮器服毋過侈書畢命玉持詣閣曰命閣下爲朕潤色玉至閣大學士

賢及陳文彭時奉之驚愴太息曰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及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　皇太子卽
位上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葬裕陵　稗史臣曰
睿皇帝始以幼冲嗣位中更大難益明習於國家
之故又性至仁孝日雞鳴卷冕覲　天覲　祖宗
拜跪有常儀已乃視朝朝退朝　毋后已復親政
又加之以節儉戒侍臣毋忘南宮時故能敬恭神
人禮賢逮下而光復前烈也至釋建庶人囚　上
恭讓皇后謚止殉葬尤偉書曰天命不于常歸於

有德夫敬德之本也敬　天敬　祖宗　天
祖宗祐之矣